江南野史/卷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江南野史

◀上一卷

卷七

下一卷▶

○陳省躬周彬孫魴鄧洵美李家明

潁川陳省躬者，南昌人。少負辭學。與徐鉉兄弟友善。先主輔政，射策入仕。累官至廬陵永新令。在任明察體理，吏不敢欺。敏於判部，部民交訟，不下吏議，面訊其由。省躬情素，立分當否，不勞按驗。兩造甘愜，其訟自弭。復恃其才幹往往判返郡符。時彬衡之盜入境暴掠，民有防戍健卒禦扡，多為所殺，省躬遂給府緡，市棺殯葬郡下。符讓其專輒俾認愆疑，省躬怒，遂判符後雲：「開官庫使官緡買棺木葬官軍何過之有」

於是緘而遣之，郡守覽而不能屈。部有教人者引及知見，郡吏贊符命之，其人竄逐遂。恐迫其婦，婦懼乃自經。省躬械系郡吏，仍致辭於上曰：「一夫抱恨，六月降霜。一婦聲冤，三年大旱。本為教人，卻致殺人，情加明罰」。由是抵罪。然有過設陷刑者，理有可憫，嘗哀而出之。其佐有蕭某者執法不同，捐牘不署，蹈禮不迨。而與令爭，令欲驅之，大罵曰：「臭下輩。」簿對曰：「啞義手者既是下輩，行拳卻是上輩。」令慚謝。時太守武士也聞之，怒其佻慢，乃使召之。既至，下吏按驗。省躬乃寫籀文答之。吏稱不辨，省躬背曰：「何不使倅拭瞎讀之。」吏示倅，亦不辯。於是遣還。省躬謂人曰：「今朝廷識字唯仆與徐家兄弟爾。余奚足算哉」初，南越王劉隱之子跨據交廣，絕朝貢之禮。李太保使諷，後主俾以書檄，諭以禍福。朝議以省躬才辯遂任為價。既逾嶺，至

韶廣。後主使水道而進。既登舟，遂以重幕冪之。舟中之人略可相視。逾數日，又重幕圍之。使登岸，屣步才十許裏，至館中，供帳頗異於常。

主使勞慰燕飲累日，忽且舁饋贐之物並報函，復圍而遣至水濱，登前所冪舟，日夕唯聞牽駕之聲，然不知其沿沂，七八日復至韶而還，死於舟中者數人。省躬在治產一子，逾月將名之，問廳吏蕭德之曰：「汝育幾子」對曰：「有男五人」。省躬小名之曰：「蕭六」。省躬為人雖醜疾邪惡，然利於貨賂。邑豪龍氏誘殺郴衡歸明人戶迨百口，取其貨並婦女。事露，後主遣尚書郎張佖就按之。私使詢於省躬，驗其謬實。龍竊知之，饋白金迨千。省躬受而偽諾之，乃報佖曰：「彼殺之矣」。故時不多其為人。入中朝位不顯達者良此之由也。故參政彭年乃其子「蕭六」焉。彭年大中祥符初與內翰晁公、今相王君四人同知貢舉，省榜將出，入奏試卷。天下舉人壅衢而觀，其出省諸公皆蹙額其容，獨彭年揚鞭肆目，有驕矜賈炫之色。榜出，其甥不在選中，遂怒入其第。會彭年未來，於幾上得黃敕，乃題其背雲：「彭年頭腦太東烘，眼似朱砂鬢似逢，紕繆幸叨三字內，荒唐仍預四人中。放他權勢欺明主，落卻親情賣至公，千百孤寒齊灑淚，欺言無路達堯聰」。彭年一見，怒不獲已。遂抱敕入奏，真宗見而不悅，因釋其罪。彭年好勢附寵，嘗與丁相樹黨不顧已。因人釋褐，復更利場體式，妄立法制，老覆程試，結怨士人。後雖數月而卒，時人謂之耕田手而非鼎鼐之器也。

周彬世為廬陵禾川人，自少不治產業，伏膺儒學，刻苦修進，俾晝作夜，其婦嘗讓之曰：「汝徒自如是，卒有益乎汝家兄弟皆能力稼穡營己。囊箱豐益。汝之不調而無思，悔畢向何如」答曰：「卿嘗與吾市油數金，是亦力穡營己而已，但歲晚必得力」。及聞先主鎮金陵囊文而往，未幾，會禪代歸姓，制度草創，無取士之科，將有事於圓丘，募四方英秀，各為祝史之文。彬之所著特加選用，遂署諸衛巡官。嗣主與太弟景達貽書交辟，置之門下，錫賚頗厚，得遷省拜。以所賜繒帛金幣陳列於庭，謂婦曰：「吾昔與卿同營己者，今日一成矣。比諸伯叔何個為勝耶尚能讓於吾乎」妻答曰：「斯男子之事，非婦人女子所能知」。時邑人有侮慢之色，彬數嘆曰：「昔魯人俚，孔子謂之東家丘者」。果然，入金陵待選，授大理司考。滿以母憂歸葬。謁禾川令，直造其廳，署令詰之曰：「公雖朝省直寮，其如桑梓之禮何」彬怒，因自誓曰：「吾不歸令於茲，有如白日」。及復建康數月，如前官歸，宰本邑令，慚謝而去。

鄉裏相慶，榮其晝錦，然為政廉平，恩仇不錄，將解。邑中耆艾緇黃輩數百人詣郡，上疏舉留，遂連任七考。有相訟者，以理和解之而無適莫，既而復選。嗣主錫以銀章茜綬，以本官居職，持法平直，不阿權要，朝廷憚之。累遷尚書郎，出授武昌節度掌書記，守

江夏令，未幾而卒。

孫魴世，南昌人，家貧好學。及長，會唐末喪亂，都官郎鄭谷亦避亂，歸宜春。魴往師之，頗為誘掖，後有能詩名。嘗與沈彬及桑門齊已、處中之徒為倡和儔侶。屬吳王行密據有江淮，遂歸射策，授州郡從事，與沈彬嘗遊於李建勛，為詩社。

彬為人口辯，每好較人詩句。時魴有「夜坐」句美於時輩，建勛因試之。先匿魴齋中，候彬至，乃問：「魴之為詩何如」彬答曰：「人言魴非有國風雅頌之體，實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。

何足稱哉」。魴聞之怒，突然而出，乃讓彬曰：「公何誹謗之甚而比田舍翁，言無乃太過乎」彬答曰：「《子夜坐》句雲：『劃多灰漸冷，坐久席成痕。』此非田舍翁爐上作而何」闔座大笑，善彬能近取譬也。及題金山寺雲：「萬古波心寺，金山名目新。天多剩得月，地少不生塵。過櫓妨僧夢，驚濤濺佛身。

誰言張處士，題後更無人。」有集僅百篇，皆此類。先主受禪累遷正郎而卒。

鄧洵美，世為湖彬郡人，少有敏才，工詩，長於賦頌。天祐中與連人孟賓於並為廉使李侍郎所薦，入洛陽。與故李司昉同年，擢進士第。以天下喪亂，諸道割據，遂還鄉裏。為潭州節度使馬氏所辟，署職郡縣。常怏怏不愜心，僅十年間，昉奉使湖南，求訪洵美。既見，權情好洽，不替曩昔，且惜其才富位卑，滯於侯國。昉既行，因請賚致京師。馬氏餞之，為鴆而卒。洵美晚娶，無子，有三女。貧瘁，流落風塵。澧陵人盧氏聞洵美名憐而購之歸，以其女妻於儒家。先是太常丞陳度有《薛孤延聞雷賦》頗為時彥所推尚，而洵美集中亦有此作，前後語句皆同而首末小異，未知誰氏之述也。

李家明，世為廬州西昌人。嗣主時為樂部頭，有學，解滑稽，善諷諫，為時所推從。嗣主遊後苑，登於臺觀，盛望鐘山雨曰：「其勢即至矣」。家明對曰：「雨雖來，必不敢入城」。

嗣主怪而問之，家明曰：「懼陛下重稅」。嗣主曰：「不因卿言，朕不知之」。遂令擢務降半而征之。及見牛晚臥樹陰，嗣主曰：「牛且熱矣」。家明曰：「臣不調，敢上絕句」。曰：「會遭寧戚鞭敲角，又被田單火燎身。閑背斜陽嚼枯草，近來問喘更無人」。時左右宰臣皆慚，免冠謝罪。宋齊丘只產一子輒死，齊丘哭之慟，逾月，自親王宰寮勉

之，不止。家明謂嗣主曰：「己能止之矣。大王當復厚賜」。嗣主許諾。家明遂作大紙鳶上書雲：「欲興唐祚革強吳，盡是先生設計謨。一個孩兒扌棄不得，讓皇百口合何如」。乘風放之，度至齊丘第，遂絕其縷，令墜。齊丘見之慚感而止。家明遂大獲縉帛。後，嗣主於苑中命元寮臨池而釣，諸臣皆屢引其鱗，唯嗣主無所獲。

家明見其猶豫，乃曰：「臣昧死敢上《篛蓑》曰：「玉鍰金鉤興正濃，碧池春暖水悠溶。凡鱗不敢吞香餌，知道君王合釣龍」。嗣主嘉之，喜極歡燕而散。及嗣主加王弟景達等官，而恩澤未及臣下，因賜享燕，家明乃入。末作二翁婦而出列坐，令其新婦每進一飲一食皆輒拜獻，而禮頗繁劇，翁婦怒而責之，曰：「新婦自家官自家，何用煩拜耶」嗣主聞之曰：「孤為一方之主，而恩不覃於外，孤之過矣。家明之言亦宜乎」。因厚賜之，而加百官焉。先是建州王延政與閩州兄延義有隙，遂各稱帝。嗣主遣將平之，俘延政及百官入建康，尋封王，遂命王公宰察之屬燕其第，時遣家明率樂部往，延政嗇於賄賂，家明怒其寡而譏之曰：「賤工無伎，大王優賜，不敢奉命。然告大王，乞取一物」。延政曰：「吾家所有唯汝之命」。家明曰：「大王平天冠，今且無用，家明敢請之」。延政默然慚恨而罷，自是怏怏發疾而卒。時家明母死，欲歸葬。會嗣主聽政之暇坐於便殿，秉筆於琬琰上，閑書章字，家明因詐曰：「臣每竊學人署字，與之不疑」。嗣主曰：「卿能學孤為乎」家明曰：「臣雖愚鹵，願效神蹤」。嗣主乃於麻紙上大書押字，命試學焉，家明得之輒於草字上書雲：「宣州於上供庫錢支二百千付家明

安厝母親」。嗣主見之大笑，因而賜焉。從嗣主幸南都時，既劃江舟，楫多從南岸。至趙屯，因輟樂停觴，比望皖公山謂家明曰：「好青峭數峰，不如何名耶」家明應聲對曰：「龍舟輕颭錦帆風，正值宸遊望遠空。回首皖公山色翠，影斜不到壽杯中」。嗣主因慚，俯首而過。及後主嗣位，家明老而無寵焉。